

T 5235.88/448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聖賢集

雪鴻堂集

序

宇宙有自然之文惟善學者為能出其心之所得而肖之於形聲之外絳雲之卷舒澄瀾之往復起於膚寸蘋末之間而極之為慶為霽為淪為漣為奇峯為奔馬為複若重樓為曳如疋練倏忽變現而不知其所止此則所謂自然之文非可以有意摹倣而得也通江李鹿嵐先生世以經術起家學博而才雄自其歌鹿鳴而來京師跡所游歷幾半天下中有所觸輒于詩文發之十年之間遠宦粵西鳴琴之暇即游翰墨近者優游泉石以書史自娛雖家無儋石晏如也嘗哀其生平所著合為如千卷以質世之有志斯文者余讀之見其奇偉俊拔

不假彫飾而逶迤曲折波致橫生因歎所謂宇宙自然
之文其在斯乎先生生長蜀都得江山之秀氣蜀故多
才自漢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顯迨有宋蘓氏出
而詩文之學遂為海內一大宗近世為蘓氏之學者甚
衆而終弗之逮何哉襲其貌而遺其神故也夫以蘓氏
之詩與文取古人之體製一一按之未必合也而其神
理無不合也故能不依傍不沿襲卓然自為一家之言
今以先生之所著參之蘓氏意豈有異乎夫所謂著書
者明乎理達乎辭焉斯止矣至於神理奔赴迴環往復
不盡不休往往有人所欲言而難言者信手落筆縱之
橫之無不如意此古人所不能傳之我者造父之御馬

輪扁之斲輪痾偻丈人之承蜩率是道也故余謂子瞻
既善學古人而先生又善學子瞻所謂離之則雙美合
之則兩傷彼知美顰而不知所以美者徒驚駭其鄰人
而已耳余少時嘗有志古人之學慨焉未逮釋褐以來
恭逢 寵命承乏 直廬自惟謏陋不敢輕言著述然
披卷開帙往往見古人用心之所在適先生之令弟芝
麓先生其文其行為同館所推挹相從過問因得以見
先生詩文之大全當其振筆疾書直寫胸臆川嶽為之
動搖禽魚為之飛舞即作者亦不自知其所至也顧語
芝麓先生君家雙壁不知誰為爭長千百載後將以稱
二蘓者稱二李與二江之雙流並雄於靈關玉壘獨詩

文云爾哉康熙丁酉春日年家眷弟海寧陳邦彥拜撰

序

原夫賡歌有作聲韻斯興風雅而還源流遂別鄴中才子振逸響於前型江左詞人繼芳塵於後躅洎乎唐宋大放厥詞亦閱元明載沿前轍大約練氣者以飛騰變化為宗尚質者以綺麗繁華為貴鋪陳終始或排比極于千言較論短長或推敲艱於一字雖揚鑣分道取徑不同而抗志抒懷其揆則一世伯鹿嵐先生家在通江根蟠仙李井絡岷山之秀磅礴蘊奇青蓮昌谷之風延長復振夫其枕經藉史含英咀華文逼歐曾理宗濂洛固已三秋瑞露灑而愈鮮萬頃澄瀾酌而不竭就中詩學迥絕時流溯厥本原殆難名狀夫永言本以見志而

大小一隨其人賦物即以陶情而悲懽恒視所遇惟長吟永嘆皆我心所不容無斯感物造端咸斯文所宜自有苟其假笑啼於異體必至隔面目於同堂以公少稟異資長流文譽里名通德家有傳經太夫子以名宿孝廉出膺民社下車伊始盡室而行公以西征作賦之年當東郡趨庭之日鶴鳴子和風流豈減蘓門兄唱弟酬歡好寧殊謝氏天倫之樂古昔所希亡何網值虛懸沙逢影射欲上書而無路惟刺血以自明雖風靜波恬雲開天霽而分馳南北嘗登王粲之樓僑寓東西長寄伯通之廡此公詩之一變也僻生西蜀流覽中原既登賢能之書即擅馬揚之譽黃金臺畔多士盡為之傾心白

玉堂中羣公亦因而推轂公緣情裁製壯甚湧泉即席成章疾逾义手士衡賦就張華歎其才多公幹詩成魏文稱為妙絕此公詩之又一變也中年筮仕遠宰炎方民既犴獍雜居地亦山原相半敦以禮讓人恥盜牛阜以殷康里無吠犬時則吾太史夫子既捷禮闈旋登翰苑梧向陽而轉茂棣連萼而增芳公寓物寫心援毫誌喜雲山七千里望春草而憶惠連旦晚十二時對寒燈而思同叔此又公詩之一變也秩滿當遷囊空如舊方含香之已逼遽解綬而言歸松菊猶存頗倣陶潛之高致田廬何在惟餘吳隱之清風公則累足衡門絕轅城市田家酒熟率爾相邀漁父歌終悠然屬和吟風弄月

顧宇宙其若浮折芟燔枯對親朋而自足此公詩之又
一變也爰是徘徊曩昔俯仰生平悵歲月之已多懼篇
章之易逸并為全部合成鉅觀體備古今集分甲乙鏗
鐘戛石羣籟由此宣焉導河溯江真源於斯備矣夫良
金所以致用然必需鎔鑄而成形美錦所以報章然必
藉剪裁而適體古之作者恒必由之大約以氣骨為良
金以辭華為美錦性情以為鎔鑄智慧以為剪裁故疾
徐甘苦應乎心脩短穠纖合其度以今名手各自成家
喜初盛者排中晚為變風祖漢魏者薄齊梁為纖調其
或矯枉過正則又流遁失中非有一定之成規孰息兩
家之聚訟不知詩人有作凡以抒寫性靈倘其感出無

聊不過流連景物若乃性靈無動于中景物罔觸于外
丐唾餘于先哲襲牙慧於冷編或無題而先有詩或無
詩而先有句譬市簫村鼓按之于律呂則不和碎錦斷
縑用之於冠裳則弗稱止供當場之笑難免大雅之訛
反覆此編激昂起舞昔公明持論文采葩流康樂賦詩
興會標舉撫茲佳什如接清談言盡格成非因言而立
格調成音赴非假調以諧音崛強而不戾于和斲彫而
復歸于朴當其縱心獨往已極解牛游刃之能即或取
則前人亦有得魚忘筌之用仁愛忠孝緣是而生月露
風雲可以不作世有覽者請以是觀借曰不然各從所
好康熙丁酉春日年通家眷世姪查雲標謹序

序

學有其近有世近有地近故孟子近孔子宋玉近屈原
鄒魯固其地之近者楚蜀則亦其近者故相如之賦近
騷揚雄之賦近相如且夫楚澤之蘭荈江漢之芙蓉雖
紛葩庶草有以近之者皆被其芳而君子之學或世近
或地近則其風亦必有所被况辭賦之學尤為風人之
旨宜其所被者遠而近之者更何如乎蜀之學自漢唐
而至于宋或世近或世遠而究賦不遠乎騷詩不遠乎
賦而矩度而大雅音響而王風唯子昂太白之詩有近
之雖極盛而至于蘇而盛之反也則為蔽矣夫天造之
形完于理人為之器密于智渾成之形餘于厚傾覆之

器過于盈草木之變衰者傷于榮文章極光燄之長者
每短于盡而蘇氏之文章其亦太盡者乎世伯李元修
先生所著有燕喜堂集其詩與文雖未極蘇之盛然亦
不為其蔽譬峽有束也山有岨也固不為其嵯峩而浩
蕩也亦不為其蕪與濫也曲而波行其直敞而谷藏其
幽注而不激往而不盡其文行之氣也近于歐曾者哉
夫文之行也固主于氣而氣之純駁則因乎時氣之剛
柔燥濕則主于地所以學雖有世近有地近然世近不
如地近以世有異而地不殊也故孔孟不殊于魯屈宋
不殊于楚相如子雲王褒譙周陳壽子昂太白蘇軾之
屬皆不殊于蜀康熙戊戌秋仲年通家眷世姪安溪李

鍾僑頓首拜撰

序

蜀中有李君鹿嵐者其自序詩大旨云詩貴于思又貴于思之自得而不貴襲如蜀之詩人襲蘇而凡序蜀人之詩者亦多蘇之是襲皆不思者也李君之言如此故其為詩與文皆有奇思且夫萬物不相襲而相用日不襲月而月用日之明江不襲湖而湖用江以洩輿梁不襲車馬而車馬用輿梁以濟醪襲水水襲則不醇銅襲金金襲則不精推之五霸襲三王楊墨襲孔孟鄉愿襲道德皆以襲其外而不思其內襲其淺而不思其深而學日亡况其詩者思也而不思則何有于詩哉李君之學既貴于思故其為詩與文皆思其所自得而不思夫

人之所得其詩若干卷多抉發泉源之音搜剔幽遠之
闕而丘壑崇深精入穎出故能摧陷其蹈襲之弊而開
拓其哀樂之懷嘗謂風人之旨雖多言愁然各有其愁
而不相襲而屈宋則善愁者也然宋雖屈學而不屈襲
李杜雖建安江左學而不建安江左襲而屈宋不相襲
李杜名相參故不相襲則相參相襲則相役此亦視其
思力之強弱而決者而強相參弱相役然徒襲而不思
者則亦自賊夫學者李君曾為縣于平南以其詩被于
絃歌教民有善政然不善媚計典以病罷之讀集中所
上宰執諸書間亦論及其事亦可慨也而即其書以論
其文亦非其外襲者也不膚腴于唐宋而秋實于韓歐

然皆能自立其根之淺深不為其枝碩茂如倉庾實菽
粟父老足肉帛亦農家之本富也若壟斷于市利篡取
其奇贏亦襲取其富者而已康熙戊戌春仲古歙宋和
拜撰

序

古人有和韻無次韻韻至於疊尤非古人所尚蓋情事不侔境遇各別而拘拘于數言之中未免辭不達意重複牽強古人亦憚其難而不爲也若其因景造句以意遣辭不出數言中而變化出入左右逢原絕無牽強束縛之態此又後人之能事而古人所遜謝弗遑矣同年鹿嵐李君丁丑下第後館於內城有送別上海鄔克非長句二章予嘗次其韻自後鹿嵐與予每有唱酬輒疊前韻翻新意以相歡笑各至十數首無何鹿嵐居憂旋里予碌碌紅塵興會索莫竟不復置意而鹿嵐讀禮之暇感物興懷輒仍疊前韻多至百餘首未已且其造句

遣辭愈變愈工如泰華嵩衡同一山而各標靈異江淮
河漢同一水而別行波瀾嗚呼可謂難矣今鹿嵐試于
春官復鬱鬱不得志以返更三年後吾知鹿嵐錦囊所
得未可量也而予困頓京華氣衰志惰其愧惡當何如
哉鹽亭年弟陳書御簡氏拜題

雪鴻堂文集目錄

通江李鐘壁鹿嵐著

卷一

序

序王廷颺四書解

重修土主李公祠序

代

詩集自序

送鄔克非序

代泌令祈雨文

卷二

尺牘

與雷泌陽

與邵格非

上劉棠溪給事書

上許時菴夫子

上陳韋菴父臺

寄雪原弟

寄雪原弟

寄陳御簡

寄御簡

寄楊愛遺

寄羅西溪年伯

寄王懋公太府

候許時菴夫子

寄陳韋菴邑侯

呈某太府

又

與陳敷相

示兩弟書

與方位齋內翰

上樊崑來學憲

上戎心原父母

寄雪原弟書

又

卷三

古體詩

追和陶靖節桃花源詩韻

館內城步吳天章韻呈陳內翰

送弟雪原掌教仁懷 偶感三首

丁丑下第鄔克非慰以詩次韻奉酬

都門送陸揆哉學憲 行路難

白雨 古怨辭

近體詩

壬戌暮春登銅山五首 趙洎口早發

甲子初歸與薛子浚偕行入市

翠鳥 偶感

乙亥客閩城張曲山年伯垂示詩步韻

展上已後一日寄園雅集見杏樹敷綠一枝猶艷

同人限韻四章

寄園雅集限韻集桃花源記得二十首

辛巳五月晦又庾弟嘗麥大雨如注座間誦鄉前

輩張招遠驟雨詩步韻

送邑侯許千長量移開州

和蕭東谷年兄韻二首 又二首

又二首

黃汾阻風

書懷

厂上人約同返蜀既而

不果家大人步魯文恪馬卒詩韻示意有和以

答因亦學步

王氏園亭

金陵登重樓

內兄王靖共別十四年

矣兵戈之後不遠數千里迎我於江南為發狂

喜時癸亥十二月廿四日也

歸來

山居

石鐘山和碣上韻

同學劉遜膚過訪

辟山春望和陸胥仲明府韻

和外舅王昭武先生手澤桂花韻

和外舅梳頭石韻

亡妾墓前小立

丁卯春從家大人追和陸劍南朝飢示子詩韻

已巳春邑侯王公招邑中諸友登辟山有詠擬和

四首

無力買馬成價而賒其

直然不堪乘騎徒費芻秣一日牧人以墜巖報
邑侯王公禱雨得雨步韻

癸酉冬重過涇陽步壁間韻

呈汀州太府方位齋庶常

庚午南隆謁戴鶴浦夫子因從游靈雲巖步碣上

韻四首

步高觀一世兄靈雲巖韻

步高觀一世兄玉臺觀韻

己巳冬從家大人步子瞻先生雪詩韻

當湖曹徵之先生仰止久矣來令几江壬申冬杪

以窓課就正因留卒歲除夕招飲步韻

癸酉元日微之先生垂示詩過承獎藉率爾步韻

辛未遇張子謙年兄於句曲扇頭有淮上即席韻

步和

乙亥長至後一日過梓

潼學博陰維九年兄挽留再三誌別二首

步陰維九年兄齋中韻 閩城北郭秋感二首

和許叔雄入都詩韻 誦李推官出門無至友

動即到君家之句因咏呈陳內翰

許叔雄投以詩步韻奉答

送同年王敬修任平陸

戊寅客房山和友人秋興韻

和友人寄韻四首

仍前韻寄友人

破被

自課

校書

壽陳韋菴明府

代

別陳明府韋菴

仍都門與御簡年兄往復韻別陳韋菴明府

山居

果城偕御簡年兄夜坐

同人徵咏為遂寧安明府

前題

甲申冬客果城和內翰

陳御簡年兄韻四首

都門謁宋東垣年伯不遇

甲子冬自吳歸外父王昭武先生以詩來慰步其

韻得四首

悼亡

戊辰下第別同年陳御簡聯捷步詹非池年兄韻

戊辰仲夏都門聞楚警諸同人擇期就道予與御

簡遲後因呈

壬辰春正劉生以詩呈和其韻三首

和王生詩三首

燕臺秋日岳南邨世兄

以夜話有感步韻詩見示因亦屬和五首

之平南西溪羅年伯以詩送步和以答

志感疊果城和御簡韻三首

官餘

燕臺秋日呈陳心逸七首

甲申冬客果城送別御簡年兄步其韻

客滯

除夕

懷御簡

友人見訪二首

即事

應酬

寫意

卷四

疊韻詩

別鄔克非二首

別御簡云往塾館因過

舍弟雪原寓見留次日御簡入直見余東家

滿州

中翰詢未赴館因疊前韻詩來訊和答二首

東家自直所持御簡疊前韻詩再訊和答二首

御簡又寄疊前韻詩和答二首

又接御簡疊詩韻和答二首

至御簡齋中又以疊前韻見示和答二首

塾館仍前韻寄御簡二首

自房山歸未得入都別御簡仍前韻擬寄二首

再仍前韻擬寄二首 仍前韻擬寄御簡二首

仍前韻擬寄御簡二首 懷御簡仍前韻二首

幽居仍前韻二首 書懷仍前韻二首

書懷仍前韻二首 懷御簡仍前韻二首

懷御簡仍前韻二首 懷御簡仍前韻二首

擬寄御簡仍前韻二首 懷御簡仍前韻二首

甲申冬客果城御簡年兄繼至舍館定矣屈攀同

寓歡然移就漫仍前韻二首

赴選別陳韋菴明府仍前韻二首

偶感仍前韻二首

大雪節御簡寄喜雪詩疊前韻和答二首

疊韻再和雪詩二首

疊前韻和雪詩二首

疊韻和雪詩二首

懷御簡仍前韻二首

舊袍仍前韻二首

疊前韻二首

疊前韻二首

寄御簡仍前韻二首

丁丑下第呈御簡仍前韻二首

疊前首韻七首

疊次首韻四首

雪鴻堂文集卷一

序

序王廷颺四書解

通江李鍾壁鹿嵐甫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吾人之所學者何也曰古人也古人之所著者文也文之所以著者行也文不載行則虛華不根君子之所恥也夫鴻才纖識各言其意境所造其于大道均有所發明而君子猶或恥之况其規仿帖括弋獲聲譽者乎乃世之言學者不然其所謂學文而已矣其所謂文規仿帖括弋獲聲譽而已矣彼其文之成也傳之儔人則榮名起賞于主司則顯達遂無惑乎世之重言之也顧嘗

思之讀聖賢書而承其遺教者猶嗣高曾之裔而傳其遺體也傳高曾之遺體者未即酷肖高曾亦當彷彿高曾之萬一承聖賢之遺教者未即具體聖賢亦當彷彿聖賢之萬一誠欲拔越俗學而學古人必自四書索解始已翫索涵泳身體力行童而習之白首而未究其端緒者此物此志也吾友王廷颺十年潛心一旦默契冥合古人若親承秘密鄉人之學者多宗師之丁丑公車與吾相晤於燕邸為人樸質渾簡不知雕飾其言語必根柢先儒未嘗馳說騁臆又時時發其心得令人意永非徒依口學舌而已其識之過人豈可以尋常計耶守正則知不駁雜旁通則識不顛固此俗學之津梁而尤

為吾鄉人之藥石也往者吾鄉前輩以雄放自喜揮霍排擊以為事天下後世亦多尊而信之矣後來繼起者聞其風而悅之目不覩程朱之全書而敢于訾詆成說標榜異旨或相與爭衡或欲駕之而上其於鄉前輩則所謂得其贖而亡其美者也其于諸先儒則所謂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河濱之人捧土而塞孟津者也故吾樂聞廷颺之說亟推其解而進之也戊寅吾與同客房山數言教學者之法度皆不苟喜其所見略同但吾第能言之而廷颺則見諸著作者也既乃出其所著四書解以相示囑為之序吾讀而珍之知廷颺以之訓其家將來漸迄于此問延及于州里率吾鄉有造之士精其識

以學古人之文學其文以進古人之行蒙養聖功一以貫之吾且翹首跂足而望之矣

重修土主李公祠序

代

甲戌之春余來通江縣視事於一切神祠凡祀典所載悉以禮舉行而其稱號之異於他處者則有土主之神詢之皆先代從事茲土而有功德于民社者也故春秋從祀鄉賢名宦之列而於縣署之北獨李公有特建祠焉按邑志公在唐僖宗時為洋州刺史以平寇功封開國侯食邑始寧郡蓋縣在唐為始寧郡為公食邑因家焉而於治中特建祠宇以崇報功德云今邑孝廉李鹿嵐昆季其苗裔也顧余於志不能無疑者公以功進爵

膺封且領食邑其事亦顯燦矣而史闕不書何歟豈是時乘輿播遷其珥筆於行在者紀載率多荒略歟嘗攷史全蜀當唐僖宗世固多事矣僖宗改元三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崃關中和元年西川黃頭作亂二年蜀中群盜應阡能官軍與戰大敗光啟二年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拒之公之策勲當不越此而具在矣是公之功德且及全蜀不但保障此一邑也民生艱難危苦莫甚於寇盜往往奸宄竊發近者迫搶攘遠者疲輸輓婦子老弱竄伏於荆榛局脊於巖穴狼顧脅息以苟延一旦之命為幸傷如何已而公身其事以忠國者愛民遂能削平禍亂使蜀民安土樂業是公之功德

宜全蜀之尸祝而俎豆之亦不當僅此一邑也鹿嵐嘗
為余言邑極多李姓而惟祀土王公者為一宗故其在
邑四境凡係公後者皆各立祠宇以合同宗而別他族
余聞仁者必有後於公而益信焉全蜀值勝國末葉罹
兵火最酷今其土著者強半為秦人而占籍者也况自
唐迄今世歷五朝其為播遷流移者當不可億計而公
之有後於此土者綿綿延延引而勿替且其為衣冠之
倫後先相望則當年之功德必實有不可磨滅者矣余
嘗欽公遺徽欲新公廟貌以志高山景行之意而殘邑
掣肘土木動衆之事尤難輕舉今壬午春有量移開州
之信時過公祠而初志耿耿未已適有釋子道明持短

疏干余以芝坪北麓有公祠欲新之正與余意相起發
而深喜初志之得藉以償也道明所修雖非署北之祠
而其為李公則一也又其左則文昌祠附焉其右則痘
疹祠附焉又皆司命降福於斯民者也其並祠也亦宜

詩集自序

詩之為言思也其端發于性情其理通乎音律本乎思
以詠之故曰詩言志又曰民勞則思又曰窮愁易工而
史遷亦言詩三百篇大抵皆古人發憤之所為作也其
人意有所鬱結而不得通其志也余生平多思思而鮮
所就故因其興會所至隨手塗抹長短得失視其一時
思致湯自發揮其有當于性情與否叶于音律與否則

所不計也昔人謂子瞻詞品少不入格而子瞻他日之言亦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若自下注脚也者要其風度豪上氣槩俊逸睥睨一時自命千古者祇自攄所欲言代響于三寸不律而借五七長短四始五聲以通其思而已余嘗謂子瞻之詩皆其文而太白之文即其詩久而愈信其然也自宋元以來吾蜀人士凡以詩歌古文名家者人人子瞻自待而四方博奇好古之士手其編欲為傳之者其譽之亦曰如子瞻云爾夫人各有思思不同則言者異矣言之者異而沾沾以今人之言乞靈于泉下之人而分其光澤亦不思之甚也有志之士思言所欲言即寫景繪情而各抱一情即各具一

景不妨自我作古獨成一家言然其高自位置不屑與時人較工拙則得矣而謬與古人論輩行爭聲價豈其心之所敢安者耶先王父存蓼先生以古學訓後進里社中學舉子業者靡然從之戚友如向聖鹿馬龍吟屈騷左王紫芝郭虛涵諸先生皆名碩宗匠庾亮一時會明末之變先王父為獻賊所獲賊首知其名為釋其縛稱李先生且顧謂左右曰秀才讀書多毋得繫盞所著文集若干卷曰雪鴻堂集兵戈反側擾攘久之亦視為無用物不知投擲何處惜哉其不表見于世也異時于戚友處得所鈔入秦詩十餘首因手錄攜歸三復之餘令人改容起敬蓋其瓠落江漢之間倉皇反覆幽憂歎

息之聲颯然動人魂魄真三百篇之遺也而家君子錫
徵先生克紹家學當年追隨杖履風晨月夕之下多所
講究即顛沛流離委瑣蒙袂亦時侍王父左右未嘗間
筆墨之事也後值承平兩就公車所行路不下數萬里
所交游幾半天下其往來贈答之章轉托應付之作與
夫感時吊古之篇所蓄最富而此數年之前簿書旁午
不獲較定成書以問世嗣遭口語被當世斥逐又不得
親几硯抒閒心銳志于身退之名以畢讀書願訖今萍
托蕪江投閒擲散雖無期會之煩免吹毛之索而生計
不聊八口嗷嗷有不肖男子三人于行笈敝篋中檢輯
舊稿訂次成編已半付梓人而工費無資亦復中止不

知此書告竣當在何年月日也此其為之而不及傳與
傳之而尚有待其嗜好當有倍也其取資當什百也其
心思所注不可汨抑者非世俗依口學舌之所能彷彿
也而欲山川發其潛德巖阿啟其幽光以庶幾稍有得
當于世尚其艱焉况其謏劣者乎竊生二十五年矣自
就傅時即辭蜀而東踰巴嶺渡秦棧過嵩華河洛極于
海岱之間居十年而浮于江之南者三四年自謂峨眉
三巴青城玉壘以及濯錦嘉陵諸勝依稀夢想十不能
憶一二當不復有蜀人風味無論學問文章不敢拜子
瞻下風即其青衣江瑞草橋今不且相去萬里耶胡顏
之厚而存此打油纏口之語濫列為集不其費紙筆耗

日月作士林話柄乎然余固多思之人也余之集固非以珍吾詩也人生百年思亦何限但過而輒忘殊可惜耳假之韻語在在收拾則絲粗識文字之年以至髦鬢惟天所授者其思皆可譜而指也詩之來久矣今天下以詩名家者有人其論詩之法度為甚嚴余不知微有當焉否也然余固存余之思者也

送鄔克非序

予束髮受書即有志於當世之士及長而游行天下方輿之內足跡過半取友未嘗不廣擇交未嘗不嚴蓋以予之頑鈍將有藉於蓬麻之助於所事不敢不慎故予雖愚不肖而所友則皆勝已者也往者一再游大江之

南所至高人良士頗不鄙遺徃徃折節成契豈由其夙願之誠歟何其償之若券也然予之於友取之固甚廣而擇之則甚嚴丁丑春正來至燕京舍館甫定趨晤吾友陳御簡內翰寒溫數語即舉案頭詩箋相示皆一時知交投贈者余於其中深取克非作謂其清新俊逸奄有庾鮑而開爽洞達想見其人固已中心藏之矣越數日再過御簡而克非適踵至相見如平生歡克非所言皆余意所欲言余有所言克非亦不甚逆於心余竊善御簡之能知人而又喜余之能識御簡以友其所知也無何余試於春闈場屋之文既以空疎荒唐迷其途之所以達於主司者退而摩索囊中其空疎荒唐更甚遂

迷其途之所以返於鄉里者逡巡徙倚寄食於師友之間事與心違居不彌月而二毛生焉克非知余意有不能釋然者殷勤調護甚密破寂為歡排愁成趣未幾而余之意氣鬱者以舒鬚髮白者以黑是克非之有造於余也余何能忘之也嗟乎克非亦不得其志之人也聞子來京師三年矣度向者未與余遇一歲之間其開顏而笑者當亦無幾時即克非之鬚髮意氣亦皆可想而知是余於克非亦未嘗不為之破其寂排其愁也然則克非意中其亦將悠然長有余者也余友王敬修令平陸聞克非有經世之學禮延之幕中克非挾策行矣余自揣謏劣何能贈一辭其不能默默而已者惟是克非

行而余留余於此間頓少一破寂排愁之友予恐意氣之舒者復以鬱而鬚髮之黑者復以白也克非其必有以示予也

代泌令祈雨文

維年月日具官云云伏惟郡邑之吏宜惠心平政為斯民祈年祈穀者也而其邑之神則默贊造化順四序準氣候使雨暘咸若以無貽民穡事厲者也然治邑有吏司邑有神而吏不敢與神分理其民惟率民以聽命于神則吏之權輕神之權重權輕則有所不能權重則無所不可也明矣今天子勵精圖治澤及荒裔海隅樂業厥民皆占豐年而泌邑逼近京師僅三千里之內反

不獲神祐享利五風十雨致旱魃為虐如暎如焚神其疾視斯民就斃耶或因不肖之吏苛歛煩刑戾天地好生至意則孽有自作譴有攸歸神若赫然震怒將使此邑稻蟹不遺種山枯川竭以示警懼意本為民而民之顛沛更甚則神造助吏為虐耳庸獨責吏罪且泌民更拙于謀生自田里外別無所藉往年稍稱豐稔米粟騰集猶自正賦難供羽檄交馳民倉卒急公不惜以十當一冀免一旦訖完官已無復餘粒今復亢旱二麥難登三秋失望蒿目傷心莫此為甚職蒞任以來茹藥飲冰神所目電每期清白終始仰膺神眷又自分未吏微忱或不足卹而泌之民固皆上帝所生成 聖天子所矜

惻也我 天子春秋鼎盛天授神武仁義有加焉祗席黎首剪除奸兇閩粵豫章百粵三川滇南之間向之騷騷驛動者皆次第削平大難永定古所頌綏萬邦屢豐年今其節矣 九重色喜謂吾民可食舊德服先疇滿篝滿車如持左券爰下 丹詔覃敷無疆五岳四瀆現在遣官致祭無非廣滋天和延召神庥為元元請命若泌邑苦于祝融不獲聊生恐非所以昭平明之治無乃實傷子惠之心今職率邑之士民禱雨于神已各洗心滌慮創舊圖新約旬日之內定當大霈甘霖為泌民甦命不然某以不職招愆有鰥司牧而神亦未能獨辭其咎也職從泌民起見自知無所逃罪惟神裁之

雪鴻堂文集卷二

通江李鍾壁鹿嵐甫著

尺牘

與雷泌陽

去冬遶道貴治得蒙存卹及至德安荒涼之狀無復可
加幸年伯所惠猶足自供食用船脚之費已去其半至
家而追償欠逋一哄無餘此德安去人朱賢所目睹非
有誑言於長者也今歲往榆關省候家嚴發年伯寄札
有春夏之交遣人枉顧之語自得書後無日不懸懸竚
望遷延已至深秋杳無踪跡豈前札所云乃手頭應筆
之語過後遂不復記憶耶但家君羈身天末為期已不

甚遠不審將來面會日年伯何以自解耳且姪輩年來所以東西奔走歲無寧日而家人啼饑號寒之不免者率皆有所由致也世有處艱難困苦之地險阻患難之備嘗而其故由於親黨未有能恬然安之不生怨詈者也念自數年以來家嚴於年伯昆玉無一事敢相負好心好報自古訓之况今值顛沛更宜加意提挈併其家而庇焉母令議蜀人交道之盡薄也篤姻誼而重年好修世交而厚親情端在此日縱費拮据義不容於辭謝矣明春姪輩進京部試方得假道泌陽滿擬一晤面述窘狀一切貲費皆欲出自年伯想前書不欲讓人獨為君子之語必不僅托之空言也時因便羽敢布鄙詞更

希海涵不盡

與邵格非

春間再晤泌陽旬日內倉卒言別蒙高雅賜以手書為弟先容於劉怡菴先生處惓惓懇懇真知己骨肉感所難盡者也今歲自家抵中州以入都一切之費望之雷使君適值奏銷諸事羽檄總無虛日而令君亦以贖貲太歎乃以弟事面托計偕囑令復之徐電發代為照拂此亦仁者贈人以言之意耳不意抵都後非若前日之所料謂當事者具有斬心即年翁之札亦恐以空函啟尊者之疑遂閣置令不得達固疑家君素稱怡菴為人敦年誼崇古道意氣落落有古豪傑風弟雖未獲識面

然心實向往之而所聞者何今昔互異若是豈所云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者耶後數日得其說於徐氏家人口
中方知爲計偕小人所愚交道之險一至於此前此悞
悞則未免以小人之腹測君子之心矣仍以原書封上
雖於事無補然終不敢沒年翁盛意且以見不致浮沉
之意云爾人生斯世心知最難若所云肝膽如雲意氣
如雪不以貨取不因勢附者當此之時惟不佞與君耳
馬首東西臨岐悵望倘聚星不難或把臂有日也因風
附候不盡

上劉棠溪給事書

自入都來奔忙萬狀世事盡屬茫然客子途窮書生氣

短日在不破愁城中形影相吊此情何以堪耶時接老
先生溫語頓減塵煩萬斛而外議洶洶不禁人頭目眩
暈手足顫震殊不自己也昨見東撫彈章命下旨意亦
但按紙談兵嚴勅該部施行此正路溫舒所云奏當之
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也當事者一遇州
縣被劾情節奉行推勘便爲奇貨可居故邇者吹毛索
斑衆口騰沸然其所以張皇震動者直欲招搖暮夜之
請非真能推見至隱足昭我

皇上平明之治者也老先生位列言路睹此時艱非不
思扶持善良昭明公道而此事底裏實未深悉欲遲之
有待耳壁雖屢得請見而會所冗雜不便縷陳今日齋

宿有暇乃敢以書塵左右黃縣殺人一案在縣本報姦殺固自有確據而為姦矣及糧廳改報盜殺宜又必有確據而為盜矣雖若疑獄實易推求夫縣審為姦則當詢其行姦月日及謀殺情故同謀幾人執何克器有一不具則其為誣指姦情可無問也廳審為盜則當詢其明火執杖與否四隣驚覺與否及失去財物與否或巡捕官役訪有踪跡防汎兵丁獲有真據有一不具則其為捏報盜情又可無論也今槩不詳核懸空伸廳案而屈縣案其說已難服天下矣又直將縣官處分而殺人之賊竟置不問如曰殺人者即縣官云爾也處一縣官而殺人之賊不究可也則是其所謂盜者明明設此烏

有之辭為牢籠縣官之羅網既入其筮而所云盜者有無遂不論也而其奸已不攻自破矣彼誠欲信其諱盜之說當務得其為盜之人其人既得則縣案之為諱盜奚容辭焉彼則謂人諱盜而彼又自謂無盜之可獲庸可據乎夫以全無巴鼻之盜案而易鑿然有憑之姦案朦朧混蔽橫加媒孽祇緣爾室有金遂使大廷無法欺幽獨以欺朝廷而鬼神且覷其室矣近者京師地震皇上詔內外臣工求直言方正禪補時政今黃民有身被慘死而命不見償者縣令亟為伸雪而上官復以賄故見撥身家俱擠之不測以快其志如此大獄未見推原黑海沉寃誰與申訴則今天下諸郡縣可例也上干

天和未有甚于此者矣夫知縣一官本不足惜兼家君性氣骨鯁不合時宜欲避嫌引退以謝呼牛馬者久矣不意青天白日之下魑魅為燐玉石莫辨構此烈禍亦大可哀也已老先生位列言路心在觸奸他時揚言天子以副求言至意者此可為左券也

上許時菴夫子

謹稟老夫子台座前璧以昨歲四月中旬抵任平南于夏季閱邸報見會試題名錄舍弟鍾我叨與世兄同譜不勝慶幸於時敬修一函欲附便羽走上以申懽忭之私而不可得遂固封為一閣置案頭月餘久之而遂罷間嘗久違道範遐思光儀竊恐此衷鑒諒之難直以為

渾忘雨露漫負栽培大有忽遺之意毫無繫戀之情者矣茲者藉舍弟家人來京謹以數行代面叩所忸怩不安者惟是於萬里之遠便鴻如是之難而得之廼揣馳一空函其為慚慙寧復可以言盡廼受職來此實有前緣聊一言之以發老夫子一粲何如往時先子疾革呼賤兄弟至席前命之曰汝輩讀書若得從館選一途尚矣若必起身守令而能不染指於火耗是汝等能成吾志者也賤兄弟於時拜而受命訖及昨歲簽掣粵西之平南甫抵任而見署前有立碑垂戒者詢之則前此彭蕭兩撫軍爭以清高相尚遂將前此地方規例一切革除此其立石示禁者也始悟先子之言早有前定者矣

遂堅持如守提命茲雖萬里空函絲毫無獻而至於貪私之行污穢之名內之辱庭訓外之玷師門則天地臨之鬼神鑒之雖明目張膽自信於稠人廣衆之中而可以不媿者也乃非特如此而已也憶曩時有受事壽陽者三年而即內擢問其所由則老夫子念在門墻從中爲之引手也茲且叩天望幸北向引領妄冀老夫子廣大造之弘仁溥及門之化育將必使壽陽平南先後同視賢不肖齊觀而親踈無二致此固僻之萬幸而未必不於老夫子多一美善者也茲者秉筆之頃而本府臨署盤倉字畫未得端楷并祈宥恕臨楮無任赧顏戰栗之至

上陳韋菴父臺

頃者匍匐詣臺瞻望顏色知爲精明仁厚之主殘邑之幸也既而賜食款洽甚深如對重門洞啟悉見我心曲之槩快何可言治弟素不善飲不禁忽爾傾倒能頻而且出亦不醉尤不可解聞者以爲詫異蓋公瑾醇醪叔度千頃老父臺兼之矣以仙鄉爲理學奧區文章淵藪其間所出偉人自是夔絕而窮鄉下里之士聞見咫尺覩異人如讀異書矣敝邑事簡不足當鉅刃之小割則官有餘閒可知擬持生平所著就正筆削而又自揣鄙謬不敢恃其愚而忘其醜躊躇前却何能自己老父臺初政理不當以瑣事上瀆但此爲前許父臺所引端而

未竟者而又不宜久閣率爾斗膽出此承諭以原文登簿不敢方命其實此種手筆當使人不知出于誰手乃為良策而以聞於父臺不敢隱避以涉于欺所最不安者以此塵高明大方之目自蹈于狂妄而不省事耳要之不得不以此文呈覽猶之不得不以此事上瀆也如曲諒而寬恕之則幸矣署銜仍前者一則承命一則不敢代大匠斲之故非不記上焉者雖善無徵註謂時王以前義也謹自狀其罪以謝

寄雪原弟

人生念先世之崇替子孫之賢愚則承家引後惟日兢兢自不能已豈待他人之勸督不然者雖勸督之復何

益矣茲與葉冠帶小題文三冊吾弟擇其明白曉暢者與之讀多則百首少則五六十首亦得異日吾將延名士人教之

寄雪原弟

兩年簿書滿腔鄙陋不但伸紙不能措詞亦且舉筆不能成字而所最不能忘情者惟是平昔于制舉藝一道頗延時日將近肯綮奈之何疎遠高明未獲真正嫡傳故其他榮幸歉然者尚可以命數苟安惟是此間參學未忍糊塗放手賢弟承先人之蔭幸廁文章之林而身處聲氣之交必多得性命之友愚兄欲假此因緣盡平昔所學步者敬就海內諸大方一為論定而但以手本

呈賤名以稟帖獻拙課幸而卒業猶云屈此伸彼如其
揮之門外則他年靜息寒牕迴思舊事定是追悔無由
多生愧赧也吾弟其參酌而寄我一音焉

寄陳御簡

論詩之法古不一家其言亦各有主持弟濡首時文中
無暇深考而專信之而鄙意所持以去取者第以論文
之法從事以為詩文本一道直用音律與不用音律異
耳况漢以前詩其所為音律與近世作家所奉守者了
不干涉而其詩獨高妙絕頂者非其音律勝特其文實
勝耳且即時下八股文字苟要其至則抑揚頓挫音韻
天成令讀者唱嘆擊節與按譜填成者無異此何故歟

以論文法論詩未知于古人有合否即係今日破天荒
之語倘亦塞夫之所掩耳而通人之所賞心未可知也

寄御簡

往歲都門同寓約同徵收吾鄉先輩詩歸搜敝篋所存
不過數種而藏書之家不多得亦無從借鈔他惟足跡
所至得之耳目聞見者輒隨以筆墨所得稍夥未便郵
寄以請論定外有疑難未決者願與御簡商之竊意此
舉若專為前輩網羅放失則可若其業有全集行世者
勢不能盡收入選而隨意拈取掛一漏萬無論遺珠之
恨固所不免甚者或至捨瑜而取瑕不且令作者胡盧
地下乎昔朱子選楚詞後語人不數首要皆于其人之

全集若干篇中較定銖兩辨別黑白而後分去取焉故能使讀者取于此而遂足也如昭明太子撰文選而于屈子之作自離騷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識者猶或譏之何者蓋選者之識必踞作者之上如登高而視大小遠近一目瞭然者乃為至也其次猶取夫學力相敵者如孟堅之用史記南豐之改後山是也今人之識萬萬不逮古人而欲去取古人之全書吾知其難矣御簡澄懷靜慮遠養卓識其所著作已入古人之堂奧至于論斷古人又必其胸有成竹者也壁于此舉樂觀其成而願為執鞭謹陳鄙陋幸明教之

寄楊愛遺

往年賤兄弟同來貴治殊混清暇而遙瞻鄉井極目關塞又似天涯氣聚別有深情分袂南北均阻魚雁遙聞福祉不勝欣慰也竊以老年長兄長材利器不拘方圍彈丸小邑奚足當其游刃前自貴治反途中與舍弟言昔者趙有賢大夫人或伺之入其堂無人堂焉者入其門無人門焉者迄今數千載後光明俊偉之度如在簡冊乃今之慶老至入其門竟無門焉入其堂竟無堂焉其賢當加于趙大夫一等相與發粲雖然不如是將不見老年長兄之無所不可則天之所以顯異能著茂績者實假此彈丸小邑表章而旌揚之也烏臺栢瑣指日可俟前輩踵武後進指南舍此有道殆將誰屬茲者弟

以需次將及待候都門瞻望弗及曷禁神馳微物將忱
統惟鑒茹不既

寄羅西溪年伯

恭候老年伯福安姪于五月廿五日掣得廣西潯州府
平南縣路途雖遠缺尚中平親友關切者頗為姪不嫌
于此然姪聞君子素位而行不願其外且吾輩人必欲
得一美缺意將何為所可幸者聞此處上臺皆儒雅盛
德遇下有禮而此邑地僻而事簡與賤性最宜不但天
之酌其才而用之而亦陰賜以疎懶之福多予以書史
之暇也况邑雖小不減其為南面而且歲食俸錢較前
此鄉教讀生涯相去必當有間豈可不自揣量而當寒

羨夏值暑思冬以重昧上蒼曲全苦心哉王翊宋房租
尚欠祈老年伯為姪解釋其憾日來僕僕無一正經事
而甚不得閒未能耑啓聊即此漫及之匆匆裁奏所言
不悉

寄王懋公太府

往者旌節出都門時治其從一二同人後伏謁道左仰
觀行色繼而接溫語親德容留戀幾不欲別依依此情
如昨日也敝鄉荒殘久待撫循而蒞治諸上官皆仁厚
福澤之至此殆天以挽回培植之權寄之也遙企老公
祖下車來覃敷新政美不勝書山國黎獻胥登春臺治
某在數千里外不禁與敝鄉人同其忭舞也茲者以樗

櫟庸材勉入仕路于五月內得廣西平南縣缺雖目前頗苦其道遠費重都下稱貸為難然聞其地僻而事簡又各上臺皆儒雅盛德待下以禮實為書生之厚幸此一節則藉福蔭於老公祖者也今有使人回籍治其緣之寄家信遂憶前別時承諭以附寄家報特向府前叩詢得從內傳諭云數日前已有使人寄去矣兼蒙賜飛帖致賀時六月初十日事也如果有使人寄來家報可以信其之非虛言矣肅裁蕪函統惟崇照

候許時菴夫子

往年客房山時曾有短奏以敝縣前賢之失載於一統志者為請隨蒙賜手諭云表章前賢吾輩責也俟商總

裁酌入至於此札存之笥間什襲寶藏也嗣後因家事
端人至京復條列數人事蹟以請昨歲出都叩辭又蒙
面諭再行開列維時行色匆匆不暇旁及他人謹以敝
先人之在唐宋代者呈覽恐老夫子公務煩劇易即遺
忘茲復條列如左誠以舊志闕遺千載恨事而奉
勅纂修又千載盛典即僻得僭言於老夫子左右亦非
偶然是以不避煩瀆至再至三以庶幾得當而猶恐老
夫子欲試其意之誠否姑俟其再請也而應其求則在
僻苟以為不敢瀆而在老夫子且以為請未堅將屢陳
而終於不就等於功虧一簣之譏也竊意老夫子名位
之尊承德音而望餘光者固已滿天下乃於數輩達官

貴人旅進旅退之外而別有草茅樸鄙之士走致一函於萬里之遙非計爵秩之崇卑非較資俸之深淺而敬與商榷古今景仰名德未必不如膏粱饜飫之久而忽御以冰桃雪藕遂爾坐致清涼者當亦老夫子所樂聞也且不但此也老夫子以當世儒宗當宗伯要地凡係聲名文物者皆宜整頓而張弛之與昔日閉戶讀書所感慨發憤者盡數乘時而力為之以無負天下後世之望則僻因一人之私請而願推類以及其餘者又如此也心邇途遙縮地無術望見顏色未卜何時茲因小壻來京之便肅修蕪稟以候興居

寄陳韋菴邑侯

治弟生平有一事私竊自詡謂有天幸者蓋以里巷樸
邀之人無片善寸長之著聞而嘗辱四方名賢之知若
其在邑大夫者前則三楚王公後則八閩陳公也方王
公蒞敝邑時治弟年纔十一歲憶是年值童子試先君
謁選入都臨發以敝鄉路險而稚子未堪登涉誠勿隨
衆人行公則委曲招致且曰乃翁誠其勿往府非勿至
縣也遂爾承命就試時值冬月公命移煖閣爐置我案
下及食分羹飯食我呈卷即展閱評隲語多溢美故加
圈點若其稱許能文者然及對紳士極口贊賞若其力
為之延譽者然黃口孺子粗識之無而邀大人先生之
獎藉若此至今幾四十年中心榮感如其在昨日事也

邇來聞見殊昔事多意外遂令人入山惟恐不深何意
老父臺以大雅儒宗為政茲土非有親戚之先容非有
故舊之請託甫入境名字即辱清問下車以後進人致
意勤勤懇懇若憐其飢渴而迫欲飲食之者然得邑主
如此雖欲堅為山中閉戶人其能安乎迨登堂晉謁初
覲面無異其有平生歡者治弟素不勝杯勺至是引滿
浮白行所無事又席終絕無酒意左右皆驚愕相顧前
呈小詩已供噴飯矣至今傳述者猶不服此事蓋以其
在治弟者飲可強而不醉不可強其在父臺者能令人
飲而不能令人不醉茲固莫解其所由然是亦一奇也
兩三年來治弟城市之跡非密於前而心合情投外若

疏而內實親老父臺請靜息審此豈治弟謬為虛詞浮
說假托相知之言乎治弟行矣極目斜陽回首青山時
有犬馬戀主之私倘聚星不難奉令承教當自有日也
家事一切治弟亦無庸嘵嘵致懇者矣本縣童生向某
治弟以其舊家衰謝欲解困乏之囊援例以成就之未
知何如但此子未經縣考聞父臺有決不續名之旨妄
意禮豈為我輩設想父臺不惜為治弟一破例也使治
弟先不能於父臺前為破例之請又何望於學臺前為
援例之請乎父臺閱此當一笑而許諾矣

呈某太府

頃接憲札恭誦再四深幸草鄙之情得蒙俯納不勝中

情悅豫忭舞連朝也竊念此書自來荒案三十餘年鍾
壁從前凡遠近游歷輒攜持與俱亦間與顯達周旋攀
談漫及然不聞有留神注意垂問親切如憲臺老大人
者一聞狂言即馳明訓傾如川之盛意弘若谷之淵懷
此在卑微者不過爲區區之榮幸而在前修者實大爲
隱隱之契緣曠而觀之則凡係學術道藝其爲升沉顯
晦固自有其時也古語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不其
信耶鍾壁從此拜封稟函之後惟有竚望功竣行期效
著將在憲臺者偶一抒其經營壽世之方而在江都者
時再展其精神福世之略將來奉行良法其食德者固
在齊民而頒發新書其拜賜者且徧屬吏矣鈔本呈覽

業已詳細較勘并無遺失至其卷末跋語殘闕原本已
是如此雖審其文氣已當輟筆但失作者主名爲可惜
耳亦並啓明統希崇照

又

六月初三日之夜家人自東省回得接老大人憲臺所
賜秘笈比即爲之束躬遙謝次乃盥手敬陳先人座前
以見寵幸之至再次乃拂案燃膏逐函省視則憲臺之
表章力勤著作功苦有非下里之士所能仰贊一詞者
矣惟是自揣愚劣幸際昇平而謬以簿書糊口勉就鞭
策羈身雖度量再三固以無罪爲幸然而食人之食衣
人之衣此訓亦聞之素矣固見今所在旱澇四布流逸

數日之前已曾恭修蕪稟遙候崇禧因而漫及夙懷一節希為鑒允蓋竊願搜取前賢之術廣布而海行之而毗隸渺見妄以此幾調燮之萬一則所謂自比於蚤負山而蟻抗鼎者也雖其說宗祈禱議者將謂其舍人事而事鬼神而天人相與之際事本杳冥毛詩所謂祈年方社者想即此類也若其不可信聖人亦何為泚筆而著其名于經乎惟是董江都為老大人梓里之緣此因得觀所賜之籍而始知之亦事幾之偶合者耳若以為鍾磬之心期莫慰而且鍾磬之隱衷亦莫白矣蓋士生秦漢而後凡迹介疑似之間其以偽冒真者既多而其真而陷偽者亦不少心迹之辨先儒所為孜孜而留意

者也倘鍾磬與老大人叨有夙緣獲承共濟而令江都之術廣布於時使其偶見災戾之處即如法幹旋之將來國無賑貸而野有桑田官免捐施而人樂豐稔此固不必為陞課增戶之庸庸而亦不必為減徵免調之碌碌者矣茲因恭謝賜書遂忘分徑陳如左惟鑒不宣

與陳敷相

昔年謁選時得瞻老寅伯太先生丰儀因叨與老寅長兄同官之誼過從最為綢繆繼覩老寅長兄之溫雅誠懇深人景仰早知世德家風迥出儕輩也奈何草鄙無良尸素來此既作依人學步只得隨人俯仰雖境壤相接而趨叩無繇撫衷內省殊為悵惘兩次郡城公會瞻

拜之暇輒為敘述老寅伯禮接之勤至再至三蓋用以著感銘之忱於左右冀或於家報中一為傳述也茲者弟以康居安食之人而計章以病報罷想在知己應代為扼腕弟幼年讀史記閱子貢問原憲何病而答以是貧非病伏案久之竊疑端木之聰明何乃誤貧為病昨因計章之云而始悟貧病互混非自今始已推而論之向使子貢為藩司原憲為縣令雖平昔號稱聰明過人而此時利令智昏之餘尚能別原憲之是貧非病而不以入計章乎又使原憲為藩司子貢為縣令則貨殖之人定有逢時妙技而頃令其為原憲者易其素守始而貪昧繼而隱忍視阿堵不啻若性命且將借以著培植

賢良之勝績為博希世逢時之先資斷不至以病勒子貢休退者矣分手在即晤面為難聊寄鄙情以一笑作別云臨楮依切無任馳溯

示兩弟書

大人以骨鯁遭上官之忌又內外俱乏引援遂致覆盆之厄我兄弟奔走東西見面日少真可痛悼每思人生少年如扶桑之日必有和風慶雲相與渲染鼓盪而出景象倍加暄麗若遇颶風狂雨漂搖半晌旭光直如過隙殊可惋惜也近狀蕭條無足相為告語者上念雙親焦勞中夜如溺如焚下憐妻孥拮据時時涕泗交頤呻吟不絕豈生來貧骨苦胎斷難擺脫耶抑盛衰豐悴理

無定格耶又自念涼德無能延禧而修身乃可免難今雖值此摧殘災生無妄然須降心自安不得強生尤怨識見不加虧損德性積片苦衷仰祈神鑒礪世磨鈍造物終有深心善會此旨奉持勿數禍謫之後必有興者華晚者謝遲尺屈者丈伸此理殊可自信自慰昔之大丈夫遭逢不偶輒貶節辱身浮游自得略不芥蒂於心今茲落魄猶足以方此嘗見履豐席厚之子不有饑寒之迫不習鞅掌之勞不經人世危仄逼迫之途天固以此厚之亦正以此錮之豢養之使其速敗成就兩間之廢物從來謂統絳無人者豈云薄之無亦謂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耳今天或欲我等進一

格也而或愁眉蹙額垂首喪氣則其品量之卑瑣齷齪亦槩可見矣古人論士先觀其器識此等時地正器識立跟脚處也可不勉哉語又有之讀萬卷書尤須行萬里路往時安居無所事事賢父師督課有加然僅以鹵莽滅裂牽補塞責年來奔走不息郵舍為家孔席墨突當不異是矣如以讀書論誠不省萬卷為何等語若以行路論之萬里其何足言乎異日獲有寧宇祇須補此讀書一段工夫使與行路相稱耳余又謂人生斯世公平者亦無畸人耳苟逢一二橫逆無損之人與遭一二坎坷難耐之事定能助人學問長人智慧平日藉父兄師友之嚴憚切磋前言往行之觀摩而討論者正欲陶

鎔此身蓄之有用一旦臨事特有區處不似新出山人
一晌手忙脚亂終鮮有濟也然亦僅歷其常未會其變
况空言實事必有間矣譬如梨園子弟各肄脚本其聲
容動作非不習而傳也其悲歡離合非不習其顛末也
其生旦外末之稱名姓字其中節之關會趨避非不講
而究也一至登場演劇而全部傳奇乃有初終作止之
觀矣豈止得其句調過節而已哉詩曰而日斯邁我月
斯征彼兄弟相戒免難而猶以邁征是勗此真造次顛
沛不違之學相與成就必有大焉者矣若能有志於是
乎吾咏小宛而思古人實獲我心也

與方位齋內翰

違教伊邇殊深懇切不審榮行之期定在何日也尊駕
過蕪湖日黃墟在即河山非邈老先生肯尋茅寓話別
否僻年來東西南北頗領佳趣久擬以壯遊畢生平願
而家事縈擾未得脫然作無事人近承貴老師照拂一
枝可栖半菽無虞雖長安非久畱之鄉而藉喬歛翼茲
為適所矣士人讀書井里成則有青紫之榮不成猶自
有田廬之可托惟萍寄江湖之客坐冷齋而待煖守懸
罄以蒙塵滿案殘書皆為悶具亦甚蕭然無徒已故雖
有高世之節過人之行計不得不與世浮沉隨時俯仰
曳裾于王公大人之前庶幾其有豐獲焉然此風一開
而頑鈍無耻之徒攘攘然踵相繼矣富貴之人且將奴

隸而加之矣夫其自待也甚卑而其人亦復賤之如是直受之而不辭宜也若乃稍稍頌讀頗知自愛時爲尺蠖之屈而非書傭也非清客也王公大人之有識者必善所以處此矣譬今年赴部試束裝擇吉已有日矣而老先生以太夫人服闋起用似此行正不可無此諳風霜耐馳驅之僕夫也竊見近世人物各各毛遂自處而譬亦未能免俗聊復效尤老先生見此定是哂狂生顏厚矣家君數作想已閱完幸付來伴可省往返至囑

上樊崑來學憲

譬曩年候選都門曾藉梓里之誼得隨答問之列叨陪侍從之班嗣後睽違道範并郵函踈濶然晉謁之忱遠

切萬里疏濶之罪時厯五中也昨歲夏間接舍弟邸報盛稱老先生高誼極力扶持譬爲之望光叩謝也茲者承乏來此一載有餘諸凡鞅掌口不能悉回思臆几真在雲霄即云從衆以謀衣食而身之所被尚屬昔時將堅確以守吾法而世法有所不可將和同以依世法而吾道有所不可也老先生以讀書之深識爲涉世之通方知必有可以鵬飛可以蠖屈自必有惟其所遇而處之咸善者甚欲一聆大訓以糊行路之口而覲光無由惟有舉首遐天以申企慕之思耳久欲辭歸而去家將及萬里非可以持鉢向人門也

上戎心原父母

老父臺久客情景當亦不甚相遠乃必召晚而賜之食則以愛憐之無已也兼以天氣炎暑甚勞酬對晚心固感德而實局脊不安且又置晚坐于甲科之上力辭不許真覺汗流浹背也茲者暫出都門不敢面辭恐煩起居適候仇老師尚留中未出幕友事不及奉詢續呈舊課一本係入都來從新手錄者俗冗蝟集如此而忙裏偷閑惟恐當面錯過則求教誠切宜蒙允許但恐嫌其汚目委置座隅耳特懇老父臺面時便中為晚言之敝同年宋襄陵為言仇老師以晚道遠而費重孜孜留意言之不啻再三今使晚所呈舊業俱蒙改正則晚目前空囊不足計也且前月一選以太康輝縣為美缺雖謂

晚掣得太康輝縣可也外呈送舍弟之仁懷詩一首以博一哂至于願革火耗一言時下評此言者有三議焉曰愚曰迂曰違心其最刻毒而不可當者莫過於以為違心也附呈先大人傳一冊欲老父臺閱此而鑒晚前所言者實有其由非明知人不肯信而孟浪為此盛德之言欲以欺不可欺之人也然第觀時之為此三評而知其不可行也在迂而違心者不免以生薑結于樹上若在愚者則亦將恍然而悟矣尚無人許其為此言豈有人許其為此行哉然此語使議其違心者聞之又以為此人急作轉口而闕然一笑矣昨者坐間談及廟堂碑虞書與肉桂兩事而其後則有商南公承領虞書去

訖將來肉桂不至晚無解于不信虞書不至但當問之
商南公也雖平南之肉桂商南之虞書遠近或當有間
然使責平南以虞書其遠奚啻十倍商南哉梧州太守
處更望吹噓一二草奏時正值移居几案皆失其故不
能莊書殊非上達尊者之體然雖恃愛過深亦為時匆
遽也即此亦見造次必於是非真學者不能惟老父臺
鑒而宥之不悉

寄雪原弟書

愚兄於去年寄函談心有行年踰五十尚未有男子即
位居臺閣亦味同嚼蠟况么麼一縣令之語今者計章
以病勒休退亦云如其所願矣但辭退由已黜退由人

其品格相去何可道里計乃昔者見義無勇究竟舍彼
從此午夜捫心不無惆悵而其所誣指有不直一笑者
愚兄四五年前曾有痰疾平反無時殊為身患而前此
當事無直指彈劾者蓋以其為輸納則較先隣邑也其
為詞訟則盜案絕無命案罕有也而愚兄所以為此者
則徵收無火耗也判理無硃墨也以故其民感服間有
田里樹畜之紛爭而業經前任及捕巡斷理者明知鄙
性之簡約乃必前來受數語之判決而後兩相釋憾者
也又有積年山盜譚冲霄者黨與糾聯深藏竊發久為
兩粵大患吾抵平期年而此人聞吾聲息來乞招撫中
多曲折累牘難悉今此人編籍蒼梧其口歷歷可問非

無稽之荒言也然則向者雖嘗抱病而未嘗曠官此固
愚兄幸有數年叨竊之緣而亦實有一段拮据之苦非
徒藉上官之大度包荒而倖得六七年藏拙掩短於茲
者也况此曹當事操縱隨心予奪任意向使以病告辭
彼又將再四委驗脅以捏病欺上之條若得操刀握柄
以求滿其欲而後漫如所請者矣愚兄於此何嘗不思
之再三耶迨至丁亥之歲前之為痰症者得一胡姓良
醫應手而效四五年來一切痊愈矣使信如所指則前
歲秋闈當事者何乃取供內簾略不疑其悞事而即其
所閱薦寃安得磨勘無差乎且闈中自有擬作兩總裁
同加賞契至今原卷尚存則更有在官明証非掠美飾

非強詞伸辯者也然則愚兄此案使有幸聞於 聖主
其當如何處置耶今者書此亦非有妄冀蓋進退難易
之故嘗竊聞之業已刻期言歸謀墾已荒之產計讀未
完之書矣惟是此等輩假黜陟大典以營私借予奪重
權以快意而捏指瞞坐肆意坦行者能默默而已乎夫
無病而以有病廢將其為有病而以無病用者必有人
也以例而推普天之下八議之條其為然不然之故必
多有名實舛謬之章章者而其為左右壟斷之徒遂乃
大得其志也此在讀書明道之士斷不容秦越相視肥
瘠無關者矣如異日獲在言路與心知之當其任者可
將此情弊委悉而指陳之庶乎將來計典之設乃不徒

爲刀筆小兒之市場而其爲進取功名者非但一途一流之生其榮幸也不然則成事且不說矣豈尚曰爲愚兄辯復知縣云爾哉故草此以相解慰云爾而非欲伺緣辯復者也

又

昔先君子令黃九載文章政事綽有循聲而其去官也陷於奸倖幾蹈不測乃多歷艱險而甫得歸里今予以不肖令平南於先人美善未能彷彿萬一而其罷歸也竟得脫然遂行無少留阻且若上官憐其爲豎子之侵而縱歸使就調理者然愚兄素以滑稽自喜今孟浪施於此謂是爲跨灶之美善一端可也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blue rectangular border.

